

完美的人格

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

郭良夫编



68161

完美的人格

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

郭良夫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胡 靖

封面设计：王师韵

完美的人格

WANMEI DE RENGE

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

郭良夫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79,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02·87 定价 1.80元



朱 自 清

(一八九八年——一九四八年)

國立清華大學用箋

昨晚吊好睡：一天讀了你的小說，小方術，覺得
非常精彩。你研究真大，將那些瑣碎的材
料整理出條索來，這是難得的，有用何同
天讀到你的古文辭的研讀，也是得見精見
識，小方術我留著用一冊，就不給教手看
和抄：

勿作。
三。

朱自清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致王瑤信

三联书店出版

比较文化论集

金克木著

旧学新知集

金克木著

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著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曹聚仁著

中国文学批评

方孝岳著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著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著

三联书店发行部办理邮购、批发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三联书店出版

励耘书屋问学记

(史学家陈垣的治学)

量守庐学记

(黄侃的学术与生平)

完美的人格

(朱自清的治学与为人)

郑天挺学记

冯尔康 郑克晟编

章太炎生平 and 学术

章念驰编

目 录

序·····	郭良夫〔一〕
念朱自清先生·····	王 瑤〔一〇〕
怀念我的老师朱佩弦先生·····	郭良夫〔六四〕
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	季镇淮〔七五〕
怀念朱自清先生·····	王 力〔八六〕
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	吕叔湘〔九〇〕
怀念佩弦老师·····	张清常〔九三〕
忆朱佩弦先生·····	余冠英〔一〇五〕
狼藉丹铅送岁华	
——回忆朱自清先生·····	范 宁〔一二〕
佩弦先生的教导·····	冯绶芸〔二六〕

2795/16

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杨振声	〔二三〕
谈朱自清的散文·····	朱德熙	〔二六〕
谈佩弦的一首诗·····	叶圣陶	〔二六〕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	吴小如	〔四一〕
朱自清先生·····	冯至	〔六〇〕
佩弦先生·····	吴组缃	〔六三〕
最完整的人格·····	李广田	〔七四〕
哭佩弦·····	郑振铎	〔八四〕
作家、学者、斗士		
——回忆朱自清先生·····	柏生	〔八九〕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吴晗	〔三〇二〕
朱自清先生年谱·····	李镇淮	〔三〇七〕

序

郭良夫

这里的十九篇文章，大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写的，小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朋友写的。从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说，大多是新作，少数是旧文。其实，新旧也是强为区分，只是个大概。比如《念朱自清先生》，王瑶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旧稿，有一部分是新写的。」又如余冠英先生生在旧文后面又新增了几千字。更如冯至先生的一篇，是原来的两篇合成的，重复的部分被删去了。最近冯至先生沸水烫伤了脚，在家养伤，我去看他，他特别叮嘱我说：「诗集《雪朝》，我说是六个人的合集，错了，是八个人的合集。」我说：「再查对一下吧？」他说：「不用再查对了；这八个人的名字我完全记起来了。这个错误一定要改正。」冯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简直跟朱先生一个样；用这种精神写朱先生，自然是可信的。冯先生的文章是这样，本书别的文章，我敢说也都是这样。这样的文章，从内容说，不会旧，是常新的。

一九二一年秋天，朱先生跟叶圣陶先生第一次见面，以后两个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朱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逝世，同年九月出版的《中学生》第二〇三期上面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朱佩弦先生》，文章的最后一段说：

「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

完美的人格，文如其人，朱先生的诗文也都是完美的。

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是有名的教授，在昆明时期，这两位名教授生活清苦，都兼任过中学国文教员。两位大学教授教中学跟教大学一样严肃、认真、负责。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兼教一班国文，我替他改作文卷子。我改过的卷子，闻先生总是仔细地检查一遍，有时候在我没有改到的地方又改了几个字，有时候在我的批语后面又加上一段更为恰当的批语。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深，使我感动也很深。朱先生在昆明五华中学兼教国文的情形，我虽然没有亲见，但我相信准是跟闻先生一样的。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际，朱先生从北京坐着火车到通县潞河中学去讲演，我是跟了去的。天已经冷了，朱先生十分瘦弱，在火车上坐着硬座儿，到了通县潞河，又下着雨，真够难为他的。朱先生来回的路上，在潞河，精神一直很好。这一趟，也真感动了我。闻先生和朱先生都是我敬爱的老师，他们的性格不一样，我知道。闻先生热情，可我也看见过他的疾言厉色，那是因为我的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朱先生温和，可我也看见他红过脸，那是因为跟我辩论问题，不过从没有看见过他疾言厉色。性格如此不同，可是他们的严肃、认真、负责，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热。

在前进的道路上，朱先生有过认识上的错误，闻先生也有过认识上的错误。他们都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国民党组织青年军，西南联合大学开了一个号召青年学生从军的会，闻先生一时冲动，在会上号召：「有血性的青年，从军去。」会后认识了错误，对他的学生马识途同志说：「哦，我没有想

到。书生，书生气。」他责备自己：「那怎么办？我在民主墙上发个声明吗？」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朱先生这一天的日记说：「对东北问题之宣言余同意签名。但告以须不涉及内政，只为单纯之爱国表示。」但是上了当，受了骗，次日的日记说：「图书馆前有连续之关于东北问题演说，某君似为首脑。会后有示威游行，但联大学生极少参加，大都皆作壁上观。此显然为党团领导，甚悔前者对东北问题之签名。」两位先生都是一发现错误，便悔恨万分，立刻改正。这不仅无损于两个伟大的人格，而且更见出两个伟大人格的完美。最后他们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人民的立场，成了人民崇敬的人。

朱先生和闻先生是上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崇高的品德相似，他们走的同一方向的正确道路相似。因此，认识朱先生的最好办法是跟闻先生相对照。当然，朱先生有朱先生的个性，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朱先生处处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一九四七年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朱先生留我做助教。暑假，我从北平到济南去探亲，到济南不久，就接到朱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此次回家，得亲堂上，自有一番欢乐；要我在家长多住几天，开学再回学校。并且说，他已通知财务科给我起薪，回校就可以去领薪水。这么一件小事，他竟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妥帖，关心照顾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这信写得真好，不光是内容好，书法也好，毛笔字又挺拔又俊秀，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我一直宝爱着，保存着，「文化大革命」中，抄家，烧掉了。

朱先生对人宽容，特别是牵涉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去世前不久，有一位诗论家用他二十年以前的《背影》来攻击他的当前，迹近无理取闹。《背影》，今天看得更加清楚，是传诵久远的名篇，攻击这名篇作者的人，是愚蠢的，可笑的。然而朱先生对这样的人还是宽容的，说这个人「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文章」。

朱先生对人又是严格的，特别是牵涉到公家的时候。王力先生和张清常先生都记述了朱先生辞退图书馆员的事。有一个时期，朱先生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长，有一个馆员不称职，他就把那个馆员辞退了。这时他正在辞去图书馆长兼职，可是在离职前先把那个人辞退了，免得把困难留给后任。

朱先生对人处事，真是心中自有分寸，恰到好处。临近解放前的一个时期，做北平市长的是何思源。他是我的同乡，又沾一点儿远亲。他说朱先生是他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要我陪他去看看老同学。我猜想他那时一定是感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所以才会想到要去看朱先生，因为朱先生已经是著名的进步教授了。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我陪他去看望朱先生，不巧朱先生不在家。过了好几天，朱先生对我说：「前些时我进城，到何先生那里，给他留了一张名片。」留一张名片，礼貌到了，不见面，保持距离；任你想，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应付办法。不理不睬，也是个办法，可太僵；见面，也是个办法，可太亲近，再说见了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朱先生的诚恳、温厚、谦逊和公正，本书很多篇文章从各个侧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记录真实

可信而且感人。

《朱自清日记》有一个《前言》，是朱夫人陈竹隐先生写的，她说：

他对学习欧洲各国文艺的认真和热情。把学习本国文学和学习外国文学结合起来，使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得以互相补充和交流，这是他长期一贯的主张。作为一个中文系教授，这样热心地了解和學習歐洲各國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还是不多见的。

正是由于这多方面的素养，朱先生的视野才极其广阔。他办的中文系，一扫陈腐固陋之习，吹进了新鲜活泼的空气。研究旧文学，为的是创造新文学，不是叫人埋在故纸堆里完事，而是叫人从优秀的文化传统里接受有用的东西。

朱先生懂戏剧，懂音乐，懂美术，懂得十分深刻。他论起这些问题来头头是道，无不中肯。记得一九四七年冬天，我们同学在清华大礼堂演茅盾的《清明前后》，他去看。我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演完戏，下了装，见到了朱先生，他说我化妆化得好，说我是学过美术的，才能这样好。看戏能注意到每个角色的面部化妆，恐怕只有朱先生这样既懂戏剧又懂美术的人才能办到吧。他的学术论著如文艺批评史的论文写得那样好，他的文艺创作如散文写得那样美，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多方面的艺术素养。

现在就说一说他的散文吧，那写法也是多样的。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说：

序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

《散文二集》选载了朱先生八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温州的踪迹·绿》，《背影·序》，《背影》，《荷塘月色》，《一封信》，《海行杂记》。这些散文的确满贮诗意，文章确实秀丽，符合郁达夫所说。这八篇散文写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喜欢用复沓的形式，喜欢用重叠的词句，这是朱先生早期散文的特征，也是五四时期很多作家的散文的共同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先生后来写的散文，变得平易、自然而亲切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正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散文的语言文字写得这样好的，「五四」以来直到今天，除了朱先生，我看不容易找出第二个人来。表面上看起来普通平常，琢磨起来意味深长，读朱先生的散文，读了一遍还想读一遍，叫人百读不厌。语言文字里好像潜藏着许多宝物，每读一遍便发现一些。一九三四年四月，朱先生写的《欧游杂记·序》中说：「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其实费了心的不光是这三种句法，我觉得说是每个字都是费了心的，也不算夸张。比如《伦敦杂记·加尔东尼市场》：

先到外头一家旧书铺。没窗没门。仰面灰蓬蓬的，土地，刚下完雨，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从乱书堆中间进去，一看倒也分门别类的。「文学」在里间，空气变了味，扑鼻子一阵阵的——到如今三年了，不忘记，可

也叫不出什么味。

就这么几句，把要表达的充分表达出来了。「没窗没门」，看似平常，也就够费心的。没窗的房子大概不多，可总是有的；没门的房子，简直少有，所以先说没窗后说没门。刚说没门，接着又说「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这就得连着上文一块儿来看：

市场只在星期二星期五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开放，有些像庙会；市场外另有几家旧书旧货铺子，却似乎常做买卖，又有些像小市。

像小市，自然没窗没门：有几家铺子，自然一家有一家的门，「没门」的门；有了门，自然有了门口。刚说了「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紧接着又说「从乱书堆中间进去」，可见实际上还是没有门。这种独具匠心的写法，功夫不到家是一定办不到的。简省字句，涵义很深，要反复读多遍才能领会。就以「土地」这两个字来说，如果不细心，囫圇吞枣，就会觉得「土地」就是「土地」，平平常常的，有什么新鲜。可是你要是肯仔细想想，原来「土地」是拆得开的两个词，是泥土的地意思。不是砖地，不是洋灰地，不是铺了石头或沥青的地，而是泥土的地，所以才能「积着个小小水潭儿」。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朱先生在《标准与尺度·自序》中说：

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

简省字句，作者是费了心的，不难懂，作者也是费了心的；尽管不难懂，我们要懂也得像作者一样费一番心思才成。

朱先生晚年写的散文，真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用特别的、华丽的、刺眼的词句，只用普通的字眼儿，而且反复地用。这是一种诗歌惯有的复沓；民间的诗歌总是用简单的词句，回环往复，富有节奏。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深深地印到了你的心里。比如《回来杂记》头一段的几句：

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去年刚一胜利，不用说是想回来的。可是这一年来，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想像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然而我终于回来了！

来来回回的，反反复复的，这么几个简单的字眼，可就是有神奇的力量，艺术的魅力。作者用北京口语，用得好，有选择，有节制，不滥用，不油滑，绝不叫人腻味。比如还是《回来杂记》，第二段末了两句：

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买来买去，买多买少，算得什么顽意！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戛然而止，够了，再罗唆下去，准叫人腻味。

朱先生论人论事论文，都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文，总有个来龙去脉。朱先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写的《背影·序》就是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中国散文的，他说：「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又解释说：「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源头在哪里？「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一个现代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对历史，对传统，对古代文化，古代文